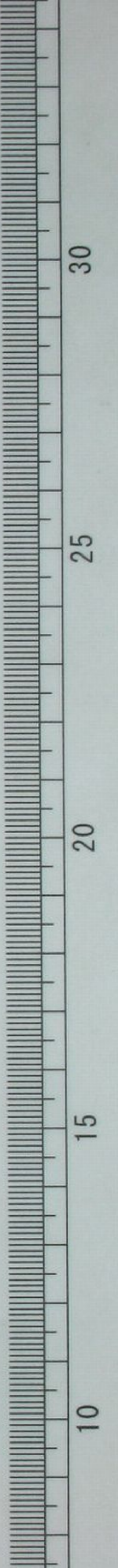


江戸繁昌記

二篇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63  
2







江戶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今之太平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江戶繁昌開闢以來  
 還未之有也太平時運繁昌氣數大盡才為地出傑  
 為乃民之聰明稱儒人而為國之師表民之私武者  
 斗筭繫焉聖經析其微賢傳提其妙諸子百家校異  
 正偽事記之言纂之可謂備矣何其儒人感乎居士  
 誕生幸遭文運盛昌之時幼知讀書長識為文但恨  
 生資昏愚好讀書未能一行修之於身也好為文未  
 能隻言合之於道也則何而亦稱儒猶售此論生者  
 以口無糊故爾豈其素志耶客歲病憲之暇記繁昌





記數本一嚟頌之朋友不意早已傳播人間一人  
來告曰世責人無已且不知子非儒也成言是豈儒  
人口氣乎然居士也者飄然一衣人固生儒者也非  
師表者非珍式者而且其無求于世世呼子為子亦  
可矣為馬亦可矣可也為犬馬其數多且經史百家  
世有聰明非子之命也弟其續之後之覽者因附  
來之繁昌見開闢來之太平讀開闢來文知開闢來  
人不亦可乎居士曰諾記此為二編

混堂

曉天猶昏早和鴉聲連打戶去喇喇喇

喇喇喇喇喇喇喇高聲急呼曰天明矣須起伴頭  
疾問伴頭伴頭失寐伴頭已死乎伴頭深伴頭幾難  
喘未盡一人揖一人曰大家爺早起今日好天氣  
曰諾昨日葬送道路殊遠一同疲困臨歸偶失君等  
至家無影想亦向深川地方去曰何然矣靈巖寺側  
有外族在久無音信恰好少取迂走彼方如何然決  
不然矣曰休陳我以吾黑眼已洞見了伊勢之  
亦欠老人氣不愧年紀誘引弱冠真不好事真  
事如昨日新鬼真明大人即俗呼有為首地今家財並一生  
所聚千金地面已領三所然平生所為非謂吝嗇真



明大人君亦將壯早為地一人顧左右則驚曰購  
矣二人相與駭而衝入魚鱗雜襲浴客接武時氣未  
除欠且撫睡者頂安手中挾抱浴衣者裂口吻使揚  
技者寢衣而不束帶者鼻薰燭烟者蓋有事徹夜也  
懷中雜錄頭額若重者猶帶宿醒也夜中未下翁肩上下習者  
爪瘡癢也換索懷抱者捫脈兒也攜兒往扶至浴  
浴雜濕頭搶除囊尻上眉額脊與背軋脚裏如交冷  
物相報浴堂內通請怒互稱田舍人謂彼唱南無彌此  
念妙法蓮華兩無門南無妙伴頭甚恐人成佛於此  
室內有聲高唱曰候君候君在敝帳外丁鐘報曉女

心豈悔清聲吏高曰竹兮碎雪雀兮苦飢曉寒侵骨  
如奈遣漏曉湯易沸訴熱兒啼便鳴投壁碎水送污  
好熱者憤焉出曰叱收矣好湯頭成曝療  
泥雜崇朝飄風漸止暫時客罕伴頭始就朝食既而  
女湯亦爨履音琳々金振玉碎橫坊聲妓左襄紫裳  
新道外妾斜垂碧帶紅妙粉妹連慶婢並就伴公買  
糠袋笑語喧闐湯中湧一派波一谷而出皆在外板  
上澡焉雞卵脫皮皓顏拭紅也白蓮濯連玉臂剔粉  
也可惜瑠璃露江片水並一洗滴餘香想涓水漲臙  
真是一面溫泉宮闈往時男女同浴混雜無別及



賢執越公，停止令別可仰。今人浴別湯者，浴公之餘澤也。且短製犢鼻，稱越中者，古來有之。然世誤為出於公之意，要亦歸於德耳。儉哉德也。然而無知細民，不止長之，或至皺紗縞帛，結紫紵紅，雖陰囊一身之命脉，陽莖一生之要用，哉襲此用之。居士私恐囊裂莖折，姊仰妹，誓曰：誠佳令誰為之？曰：那阿清耳。小顛頭曰：彼手成僻，誓根緊急，言不終偶，向男湯裏傾着，耳朵曰：亦例開源太誠，厭何無一人唱河東。一中，普隔壁有聲詞曰：可悅奈初見翠被，君宜遲從他明朝，乘一味野情促嘉期，却向枕邊引玉臂。

全除業氣，自知痴，清音宛轉中，忽挾濁音曰：返魂兮，名畫如有靈，可憐之一隻語，一聲令聽之聲。大賡歌曰：松固不落綠，為薪櫻與梅，誅燒始知衛士。火庭燎今夜與君來，甲怒乙曰：用湯姑徐，我頭非誕生，仙洗然一怒聲，頭邊密秋音，寂矣適聞湯中自然有聲，湧上蓋人放屁耳。外面浴客位置占地，各自摩垢，一人擁大桶，令費奴巾背一人，挾西兒，慰撫剃頭，弟手弄陶龜與小桶兒，則已剃在側板面布巾，舒卷自娛，沈水舟嗽，因貌窺板隙，蓋更代藩士。踞隅前盤，洗濕犢鼻，可知曠夫男而女，樣男標精蘇。



面刮皮  
鉄面何愛

人而鴉浴一洗徑去有物紙板青蛇曝鱗包頭

觸桶玄龜縮頭醉客噓氣熱柿送香魚高帶臙乾魚  
曝臭一環臂墨若有所掩滿身花繡似故示之一摸  
振衣不欲受汶々也赤裸在側惡能浼乎浮石摩踵  
而石敲毛披衣剪爪乾身拾蝨光頭一箇乾々洗滌  
更向頂上倒一桶水一人從傍絕叫曰快矣相視大  
笑

午未之際伴頭倦昏嗒焉坐藉南郭隱几模樣可想  
賓頭盧篲被來客撫樓上又有一南郭賣黍菓黍漿  
不出山本山蒼上或煎麥湯饅頭羊羹糝豆糠種陳

紅翠綠雖非精製比担金門市此藥  
子名之前日亦有餘甘

乃能無二此膏  
藥名相隣膏藥連楊木齒粉滿箱貯之失物

須自戒决不許畫寢於子歸並署在于壁間裸々一塊

相依罔慕子聲丁々喧華爭道傍觀贏八着當局喫

一迷東南風急矣立後邊助聲着把單九放在他頂

上裸々並卧手翻春畫本看到妙處或不能起此言地  
此言裸

々團索泛食紅綠伴公甚恐他緣算數一裸叟吹烟

而坐引頸下窺指着梯下一人曰伴公不着乎可惡

那亂用湯水者鄰家野郎也夫水也若五行之一亂  
用之而可乎人間一日無水火則死矣豈可不慎用



叩一知，乃人物如此推知其不惜金，其不戒火將說  
出一條理窟來伴公仰面指示壁間題額，訊叟曰：僕  
未審額面文字，所謂俳句邪抑狂歌邪？叟曰：俳歌是  
也，狂歌俗稱曰不知有何風味，曰似而非者，究竟無  
趣，不是唐人寐語，日本人寐語耳。都谷謂難解者曰唐人寐語世有不可  
解者為之，自稱大人，大人所以為大人，全難理會，公  
亦不可解人自己所有而不解為何可嘆哉！公職死  
自今少讀書，曰如何，及此僕欲學唐樣，去暇請問當  
今誰為能書，曰所謂烏賊，世間皆是也。烏賊為能  
頭結字胸中不立文字，並達摩門人且書足記。

此等文字為此不如為彼，公少讀書，伴曰：聞近有十幾冊  
善作一大字者，不識何如？叟笑曰：學屠龍者，學得無  
用，此亦一段不可解事。叟自進，際不省火頭，覆烟墜  
膝頭，叟惶遽，衆失笑。

際晚，混雜復沸，市燈晃々，真如白日，猶備偷兒中央  
入設一高床，更出一南郭左，顧右省為撮，垂之眼，碎  
璽竹，返魂香枕邊之臂，松不落綠，曲同音同，餘  
殊時揚，闕聲挾以邪許聲，水漾，桶飛，山齋將頽，方此  
時也，湯滑如油，沸垢煎臍，衣帶狼藉，意脚空投，羞知  
盃與我相食，女湯亦翻江海，乳母與惡婆，喋々談大



娘與小婦晤々話飽罵鄰家言真無非伍間長短訛  
吾新婦訴我舊主金龍山觀音妙法寺高祖併說及  
其靈驗鄰家放屁論無遺焉既而析報甲夜爨炊早  
向槽底脫納數客闌入伴頭急止曰既已漏矣客曰  
大敗事沈吟而返一日兩浴三錢費糠好熟者喜温  
者療寒者貪淨者十磨百剔除污放先而孰能流心  
湯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庶幾都人併心條之六根  
清淨トシテ  
混堂或謂湯屋或呼風爐屋堂之廣蓋無常路不  
畫一堂作兩浴場以別男女各一當兩戶間作一

坐所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盥此而收錢誠事者謂  
之伴頭並戶開牖々下作數衣閣牖側構數衣架單  
席數筵界筵施關自關至室中雷之間畫作板地為  
深洗所當半通溝以受餘湯々槽廣方九尺下有窰  
爨槽側穿穴浮湯送水近穴有井輓輒上水室前面  
塗以丹護半上牖之半下空之客從空所俯入此謂  
柘トシテ口牖戶畫以雲物花鳥常鎖不啓蓋蓄湯氣也  
別蓄淨湯謂之陸湯爨炊泉杓謂此所曰呼也トシテ以奴  
出入由此也奴曰若者又曰爨助今皆僭呼トシテ伴頭トシテ  
者不僭呼泉杓者曰上番トシテ爨者曰爨番問曰更代又蓄



冷水謂之。水舟浮斗，任斟陸湯。水舟男女隔板通用。  
焉小桶數十以供客用。貴客別命大桶，且令奴摩澡。  
其脊乃觀其至，伴公柝報客。每五節投錢數緡，勞其  
勞云。堂中科目大畧如左：曰官家通禁，可守固也。男  
女混浴之禁最宜嚴守。須猛戒火，甚兩烈風收，肆無  
期。老人家無子弟，扶浴謝為病人惡疾，並不許入。且  
禁赤裸入戶，附手巾單，頰者日月行事白。  
開近來妓館亦貯清湯，藥以香木，釐以珠玉，佳麗香  
潔以待遊客。本是不潔淨所恰，好潔洗其不潔，但  
誦云：報言神紙墜。聞妓帶神紙北中拾去戴來還，抑來此手不潔

洗直撮佳般直舉杯，不潔可證。古衲一休言曰：男女  
之樂抱，臭骸耳。此手豈不臭上加臭乎？然人之感溺  
亡家於此，手墜身於此，手此手可畏。治郎戒哉。何畏手哉  
異於彼二三千與接，嫂之手誤死。此手死道路哉焉。  
得大葬弗得令小子啓手也。  
酒宜浴後之渴，食宜浴腹之虛。乃烹家亦滴之而香。  
棟玉釐與彼饒美，々味香溫使人體痴。口呆是所謂  
素封恣飲食之震然，或聞士而嗜珍味也。大夫而好  
佳溫也。私買其味私訪其溫，顧可羞哉。猶且舉辱誇  
人曰：某亭嘗異某樓試香，不知為有識笑。哀夫如居



士則宜嘗矣而弗得為宜試矣而弗得為奈無錢何  
前人所謂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者是也此之不惜  
哀而徒哀彼可哀之人意亦為彼可哀之人所哀吾  
可哀也香棟玉甃繁昌都內所為勢固可然更有一  
浴湯又湧大都會開熱景溫泉是爾千壺万甃在千  
里溥寫之溢之豈不妙而便乎都下病客坐浴於千  
里之蒸泉亦需太平之餘流也居士素好溫泉嘗言  
恨江都內無一所湧溫泉今而思之或有一於千金  
亦復為素封家之物居士欲浴沒世得乎鑿鑿醫寒  
燕室取温思是終自得者

手巾長低六十八錢雖貴不過百餘錢蓋常物也  
長二尺有五寸治遊子弟或用三尺效館烹家並以  
其家中頃者予見人袖好染手帕託之曰值若干銀  
且其人言精緻良染雖居士有目可認試握之予乃  
濯此奉之巾中有物無物輕軟之妙不可言也知  
之於心耳居士笑曰手巾用此拒彼其手何如幸則  
可畏巾則可惜

居士前年住谷中三浦敗下家在蕞澤間地無田  
劇街嘗有勾絲竹聲和雉鷄聲側近風俗之惡可知  
然衙門外每旦見一孝男扶負老父往源堂感於



懷後李臻知華等至談父之得詳孝子通稱其  
父菴病不能起然喜浴倍他日以故每晨負往摩  
淨潔至父快云而止風雨不怠予不覺感泣乃贊曰  
泥裏君子糞中水仙一客見予感激不措請使子貽  
一言益勉其孝養即同春山文齋各賦一絕且為之  
序緣一客轉遺春山詩云日邊桃碧雲間杏都春  
風鬪衆芳窮谷誰思秋冷處五蘭花葉茂幽香不齊  
云竭九詳心養老親出天孝義感天神白頭不窮  
延客可比孔門員長人當時居士心期庶幾與時  
官賜囊之日或為之證而予無幾終家卒不與孝子

接一言而去折指三年下今々不汝知孝子孝益進  
乎老父尚無恙乎官旌孝子神福之乎否今日轉  
筆至此偶動前日之心因贅記焉

散樂

浮世旅况夢中思遠行萬里無租期箇道蜀中人氏  
虛生著

虛生曰我在人間來尊奉佛安閑送世實多閑  
有高僧現往某山念一來聽身後大事今乃急  
來

口中言  
脚則結

回顧故天遙々已遠山復山川又川雲栖昨日暮水



泊今日暮早已到着邯鄲

盧生曰所聞邯鄲枕此是歟

夢宜試應天公賜日影未殘假寐少時

盧生使者出曰請起受勅曰不知何故

楚王遣使讓位盧生偶然登蹕不審其情

使者曰想君自有此福請速上與

與煥榮原不乘慣善意真如向天津渡雲棧何省

片時之榮終屬一夢之幻樂哉王都風色麟閣阿房

映射交光丹墀玉堆繡戶風香人散之物煥々雖遊

彼寂光土安如此樂且康

西漢居士乘困生此可唯開洋之音  
今之能識則亦應是盧生作夢覺狀

盧生夢醒恍然而起五十春秋敘樂已矣三千宮女

絃歌之声化為一道松風數百宮殿佳麗無跡身在

邯鄲客舍中王位榮華千歲之壽皆是黃梁一炊空

南無三寶南無三寶思之是枕能教人出離羨蒙

傳曰神某尊為俳優記課載

皇極帝四年中臣

繼連教俳優其解蘇我臣佩刀事俳優名亦舊矣後

曰散更曰猿樂而田樂者由猿樂出

俗說田中道字  
申即教盛行於

北條氏時至足利氏鹿園慈昭二公皆好猿樂伶

工親世氏於是乎出而猿樂復成田樂遂衰寔在中



觀世氏舞猿樂于紂河原是為勸進能之權與舊來  
續行不絕之於千載之今且今而三綱五常外解而  
觚者除此天下無復有焉亦清世餘事繁華一具天  
保元年秋觀世氏設勸進樂場于幸橋外演戲百曲  
限以旬日鼙鼓龍笛以鳴太平子來觀值第十一日  
樂名一曰邯鄲二曰土蜘蛛三曰雲雀山四曰鼓輪五  
曰融觚不觚士不士商不商儒不儒世皆然矣而于  
古一日覽古於不古中者不亦妙乎然既已古矣不  
復甚上今人眼觀者多倦因知儒而儒者亦不今  
人眼

天保二年秋檢若勒三郎純世踐坐照例作古演戲  
陳古什具予不往戲場者廿年于今然聞其古字也  
觀古之觀欲試一觀而適遇一賞古客之邀因得觀  
焉戲臺一面作散樂場人亦散樂也物亦散樂也既  
而星伎則鼓声笛音皆雜且低更雜以三弦似而非  
者然不得為散樂也始覺前日之睡可惜初陳古器  
數色錦綺爛燦美匝先揮居士遠在尊樂棚不能細  
審其為河物繞認官所賜金麾而已今團十郎白  
年鏡可十歲許一拜一白詳演說故事然稠人中無  
少色声朗辭達可謂市川氏有子成立可想嗟嘆



而歸寬永元年中村氏戲場開基續行者二百餘年  
其家相繼今至十二世云

葬禮

一氣蒸々生々之理，自古不竭，千彙萬品，方死方生，  
入機出機，為人為馬，一閱伍中，左次平翁，然四國  
猿狙，老聃指此謂之，衆妙門，孔子由是而出焉，然  
由是而出焉，柳原支唱出，自是古原名姓，出自是大  
福餅師，出為煨薯，桶史出為一莖，百金，萬年音，  
四錢一束，小松菘，並出而為十々，乃々色，則不  
知今生，封魚前生，何所馬骨，安知今日，靜軒居一後

來不何那而為太平豐富，皇帝然馬骨之與封侯有  
辨焉，辨豈無因乎哉，嗚呼，普天下惡言生，疆為善而  
已，出于爾者，及于爾，勿道魂魂，歸天地而已，積善之  
家有餘慶，聖人言為東隣喪，親西舍舉子，以々哭々  
南北互知，小塚原，大人場常不絕烟，回向院，投葬塚  
骸骨積薪，八方郭門日出，幾百葬，然而今之繁區，戶  
數歲增，則可知生息倍死，穉婆繁昌可提，知也，士大  
夫葬儀，國有列典，家有所受，非作者所得，而知也  
庶人遇喪，懸簾，旗凶，伍家匍匐，弔容便性，斷日而葬  
殯，祖無就，遠之漸，棺槨，家之貧富，喪主以下，總麻



大功之親儀服帶孝，剪髮束髻，豈括髮遺法乎？編笠  
在首，豈免經遺樣？中燈籠揭畫，蓋幽路之意也。知  
生者知死者，卑會于葬，其自幹人先走寺，張懸紙于  
門，書曰某街某氏功德院也。和尚喜可乞兒羣迎，借住既  
而強飯數桶，連土瓶茶碗車載輪來，幹人此為期。  
本堂位置靈具，書記執筆對簿，早有送客先靈，  
或在通名去，或有一人而數名者，既而極從，  
堂置于兩楹間，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扶柩而坐，  
楹內兩邊備僧羅列，鳴鐘誦經，和尚警喚，徐々出來，  
從窻向柩舉拂而謂曰：夫惟本是何所馬骨，今遊復向

何天將巡四國為株，相耶將浮江河為蛇，鱸耶鱸乎  
我能敬若和尚元不嫌，覆拂一拂曰：去來何所，在  
薯一竈烟，唱賓主以次，拍香事畢矣。延客側室，主人  
稽顙而拜，獻茶供飯，一時混雜，梵娘幹事，賓皆袖飯  
而出，舉投之乞兒，昔者齊之繁昌有墻間肉以養一  
妻妾者，予謂千古一人而已矣。何意今世亦有其人  
閱是日也，參幹人中左接右應，駁走執事，便月野注  
手，野觸強飯茶碗連土瓶，抱之遂逃於混雜中，然道  
路之言安知其果然否，亦弟足以推此都繁雜耳，不  
義之祿墻肉也，爾不義之錢強飯也，爾墻肉之生不



如死也強飯之生不如葬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殮則無禮而可殮則無義而可乃至於不知仁義  
而謂傷也則不可矣藉虎威即狐爾非人也矣設狸  
術即狸爾非儒也矣與狐狸而生無寧為殮而悅和  
尚之口乎山鯨蝦蟹悅口者猶有數世或有欲儒葬  
者曰願死不受佛氏引導思其人生果有儒行不生  
無儒行死用儒葬不亦戾乎以六投於投機之費少  
事約而可也且夫今佛氏不佛氏識淨土者益少矣  
居士夫惟真如月明和尚之德不明受之同於不受  
又何難哉且人為殮肉強飯之生雖受明僧之引豈

得到西方乎

去歲者秀佳路考二僎同時駢死泣天哭地兒女為  
毀念言如可贖白其身及葬以少來觀棺槨之美衣  
衾之麗予者大驚蓋有力者為之資也居士聞之仰  
天大息何也曰前者吾友齊藤氏陶泉先生死家無  
餘財不能舉尸桐棺三寸纒獲之於貧弟手貧朋友  
之手嗚呼哀哉先生名誠字子明賦性孝友意氣爽  
邁交友先施以厚接人青大白日毫無虛設是有古  
豪傑風然以無狐威狸術故不獲自力之助一生貧  
困飲志而來惜矣哉橘園先生祭文曰君之在世



知雄守雌，毀譽不苟。言孫行危，嗚呼！其之。薛鮪居芝  
誨人，不倦訓導，無私貨色，弗顧權勢，弗視獨所樂者。  
吟哦壺卮，醜必佳句，頽脫巖々，盡情極致，可以解頤。  
曾不存稿，無意後貽，零紙千片，雲煙風吹，欲解成編。  
亡羊問誰，予每遇先生，輒相共嘆之。而先生嘗謂予  
曰：人之於世，生死並不可不借有力之資也。如土之  
葬，蓋六依有力之子，貢不然也。何諸子揖去，曰：梁山  
將歸，曰：賜爾米，何遲此。亦一證居。七拍手曰：汝亦  
子貢之斷，其主喪也必矣。且把馬之子，為志此，亦有  
力因思使子路在，必區然非典，敢編他力之所能也。

則想應與原憲皆遠，必有慨於子貢先生笑曰：想然  
矣。夫聖人，倘依有力之物，然則欲不依有力而立名，  
欲不入官儒門，而干祿，難矣哉。

夫子曰：與其易卒，戚然孟軻氏云：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遂使天下後世盡失之。於易何言之過哀戚不  
至，衾美耀人，不亦乖乎。得為而為，可也。何也。人之資  
不得之為，不愚則狂，聞近者都人為其所愛，優蟲  
相競，數百一連結社，贖錢捐此助，其聲勢，俗謂社曰  
連，何連誰連，各建其第，乃至貪不能一時辨，金者  
問懸筒，每日課感，若干錢，抑何功德與神，發流堪謂



造管錢其相類為因聞連愚相約刻日買越後舖絹  
帛揚言今日為優某買多錢善買以多為勝一日者  
愚輩將歸天已黑矣驟見數夥羣米不通名字拈提  
燈數百而去訊之則亦出於為優某愛其所愛之為  
奇哉事也嗚呼此土而有此愚此愚而為此奇此愚  
之多此事之奇此都繁昌可以知焉

神明

神明亦南郭繁昌社也一坐戲場數棚觀物揚子  
肆治郎院連演史落語并縱橫圖杜一隊士人一隊  
僧侶林箭雨裝出爭巧裝彼有的以祈爾爾蓋以

酒賭也其容台手不如姊左手之巧只見纖手挽起  
紅袖觀音一臂帶娥天拍弓摘箭看拈了鼻以羨  
香頰又添着一捻鬢痕來弦盈羽飛正是秋月行天  
流星落地絲々林々綸去羽香百幾百中舍矢如破  
早已安排一泉酒散來勝飲不勝射法古例娣藥解  
付客且謂曰謝縱觀唐人全主等藤幸々今  
且說唐人為下物使婢側而聽之僧得讓謂曰  
曰如天竺吾能談之琉球非吾領分請君略說士點  
頭說出曰聞日本之南一千數百里而有島焉東西  
數十里南北數百里幅員繞比我靖眼維大猶小



以其形似虬龍浮流故謂之琉球或曰瑤求又曰流  
求記錄所載尚有數字後更琉球問關之主稱大孫  
或曰我天孫其尊之子也娣容嘴曰如然唐人亦吾  
親族胡不剪髮剃髻顧謂僧曰主頂如分他髮髮半  
彼此穩當且使主披半掛想風度何如哉僧晒曰休  
朝七引滿一酌復說曰我保元之亂源為朝入海至  
彼大威眼其國民卷按司某妹生舜天者娣曰主長  
大有方可謂今為朝獨奈射拙士曰此為舜天女  
為按司適其國亂而舜天雖得有路半定四方遂立  
為王後又大亂國系為三鼎足有年復合為一娣拉

且揉喜曰今日之沾不二則一僧矣曰此則異彼百  
幾口中雖娘可得為乎

小斷拙矢咸筒持筒審閱視得觀切一氣吹送識的  
有響鯨鐘響也怪雲走滿金時面前林童送茶賴光  
頭蜘蛛撒然戲具白色應響轉機奇々怪々現異  
呈變甚有古色蓋前人所悅此所以外今不復多觀  
焉昔者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周末之  
亂貫革復尚孔子嘆之曰射不主皮於戲方今太平  
之久士人肄貫革餘暇得遊這戲射場內豈不昌平  
之沃乎



一席高宴酒酣人頽三線鼓笛並手在引  
綵綵長袖煽拂紅燭翩躚輕裾捲起杏塵左  
麾右盼東走西旋商笛急響絲扇飄空羽絃徐  
按細腰倒地十六天魔歌舞菩薩廻翔極態  
舞踏獻越禽戲蝶驚一人折掌人鼓金二人  
戰指在傍絕叫

夜已闌矣翠帳深下錦衾一暖酒滄香爐  
微音愴哀歌曰燭火愈熾點愈昏始覺烟波  
湧月痕自哀鴛鴦火已暗胸中暗夜迷乾坤  
離別誰知冬小恨一夜江頭欲斷魂歌畢酌  
仰盃流送愁腸攪淚謂郎曰一且盟寒不得  
嗣為兄弟如之何哉僕持速歸鯉書雁

信莫惜數字假令舊府有倒破子之女弓矢  
八幡那俗不易弟色明年八時戲復果來裝布帛  
平齋楮墨乎烟草止茶也國色々々枕弟所  
欲聲滿舌頰郎甚不欲聽肚腹冷笑謂朝不  
待夕那用來年且除黃金外又何欲之乃口  
應之而耳則屬鄰隔壁有人欬歔泣訴曰弟  
原生上國幼父母見眷家財盡落叔父手叔  
無賴欲博為生無幾財索鬻弟此境弟甫八  
歲他人言天哀如何哉十一始畫眉不憐之  
歌舞朝晚遇督責不欲之紅袖每夕侍床  
奉觀閱既多受侮不少十三轉賣遠至此都  
世態未解人情未嘗嬌養不慣行



客失愛，主家赫怒，刀針見血，倒懸梁上，被楚瓦頭。喜盡  
悲盡苦如何，哉真地獄，呵責客多，閻王罕見地獄。  
夕數客真見，匪牛頭莫逢，匪馬頭。馬頭苦痛執肺肝灑淚，  
眉額上笑，意思如何，哉幾度環帶欲死，未能靜言思。  
之悟，六前因，所有青春易老，桃李將謝，問花之客足  
跡漸少，何緣何事，今者偶受君歡，夕恩第百年，又誰  
之依，大慈心非君濟度焉，得出離此穢土，願早入果  
約，籠鳥一旦翔空，山中三間，栖雲眠石，弟欲甘心將  
欲着在君傍，枯香取汲，一修雙親，追福一營，身後祭  
地，木魚樂聽，蕩荷何厭，同利借老虔幾了，箇淨世密

語斷續，一言低，一言時，凄風颯至，珠簾捲，兩增上寺  
鐘，一声撞客枕邊來。

有一郎少帶英雄氣，上廁摸尻，覺肉甚減，聲無竊嘆曰：  
昔在交德，見髀肉生，不覺流淚，吾則與此異，烏亦大  
夫也。然學女樣，豈期操戈手，却照鏡鸞，紅袖包羞，粉  
黛銜媚，子南夫也。我甚愧世間有氣女娘，以剛居柔。  
夫子凶也，喪其資斧，罄困株木。聲無古人不<sub>言</sub>平<sub>寧</sub>為<sub>雞</sub>，  
雞口無為牛後。其後以上可嘆也。哉彼梅兒者，亦<sub>不</sub>貴<sub>貴</sub>，  
公子遇家傾覆，身落賊手，拉米江戶，拘貨之，然<sub>不</sub>貴<sub>貴</sub>，  
卒遇杖殺，世<sub>迄</sub>今<sub>悲</sub>之，然徒悲其死耳，兒如不死，將



亦為我今日汗辱從人，生不如死，吾常恨不早為兒  
之死也。顧普世間男而不女者，有幾多士也。儒也亦  
從人，孫張爾，享物謁薦，書畫乞會，屈頭屈腰，孰若屈  
元學問，換緡斗升釣祿，外賂內謁，只恐其後諸侯聘  
儒，半儒聘諸侯也。前夕偶閱一藩客說，曰：吾藩一星  
客，便服尾掛之，旋繞注光，而柄之揭，雖未上，不知五  
白石之牌，暨何人之午想，其眼張胸悻，何如哉。古人  
泣脾肥，今人泣腹，飢男兒窮，斯可死矣。無義之仕，君  
子不為，其奈何。然也。女不決，上或其行，我死方彼  
志未可必為賤劣也。履聲在外，郎急自內咳。

篋頭舖

史進青龍九紋翻風忠常紅炬一把揮，日布帷紙障  
絲面爛裝各作記識，以為招牌。內一邊具沐盥水  
甕等物，一邊安胡床，以待來客。舖主曰：親方助業者  
曰：剃出剃舖中央安置一箇剃櫛具匣，二人夾匣而立，  
立焉。其人多蓬髮刺髻，居其職，然不修之，於其身與  
諺所謂儒者不修身，鬻者不養生，一同輒輒初下，蓬  
必自左鬢先畧櫛乳髮，而始行剃刀，有從頂者，有從  
腮者，客聽剃出之命，頂腮全剃，遂把密篋，篋內刻有  
索以絞上餘泥，更爪髮根，數搔取，瘻客半快，遂向頂



上灑水少許，捏中拒之，客又呼快，乃令客更自灑髮，間爽涼，清剃生光。初掃至此，剃出主之客，遂以頭託親方，手親方更操刀，虛剃撫，以示丁寧。始施香膏，密篋復篋，又用疏篋總會，髮括以假論，又膏又櫛，終用掠頭，緊括作鬘，向前屈之，還挽寸許出之。於後謂之麻結，麻結有數種，曰銀杏，曰子麻，結曰九麻，結曰知餘，侷麻，結曰本田，曰他幾，年曰比加，越曰苦追，志二十八錢，從客好，雖貴客加以四錢而已。無如混堂收五節錢外，菖蒲、冬桃湯等別為食錢。風者獨年頭剃，客皆投賀錢，謂之初剃，自雖貧者投一二錢。

居士頭在二舖列至豪客擲數銀，劇舖銀錢積等，親方之身從好件々，麻結並係，無人頭髮至士大夫，咸多髮大束，世目之曰糞船，束蓬乃有黔首，而多髮者人戲呼為春画世子，大束則家有其人，非此舖所與也。聞該舖今在額內者九百六十四戶，中分社四十八，額外者無慮餘二千，則通內外其數凡三千戶，舖以業繁，殿最為差，其值率自二三百金階上，一千金云，且每舖別遣一二人，追戶售業，謂之循篋，乃與儒者往教異經，而同音同音，而異功，一本剃刀，一把密篋，剔垢生光，能新入頭髮，非如那一部大學，一本中庸，不能以教。



人誠明率性條其舊汚者也詰且閔戶例至戊夜千  
鬢萬髮頭之爭次親方腰折刺出腕脫已牌前後履  
跡珠繁有仰而欠伸者有俯而坐睡者背入讀錦字  
者鐸豎照艷鏡者磨齒者食烟者圍棊者讀書者  
開記七頭八髮以次俟而劇談紛出狼雜亦極洽郎談  
情細馬娼院之夕者更舞口大誇戲場之古側近老  
婆之美醜品題無遺焉遠方賣藥之切能不嘗而可  
辨猛論相撲勝負優評演戲巧拙其所喜生乳兒其  
家情况男女飛語相報異事上變速於置郵之命談  
入理則又儒文佛及神道與心學不一講神道列於  
似而非者可謂

場談叢矣

頑然一更華髮眉鬚赤頭故先所請聞夜無燭可行  
者五十年前之通人自身香內之學一博識自許口  
給禦人一客叩更曰更常時所說如祭時趨衙糊象  
乎大夏晚中神絳涼繁昌秀鶴太公並後妙伎絕藝想  
然矣但至極繁華之今日儒隨威仗隨威者蓋前日  
所無更以為如何更未覽儒人編聯乎儼然大先生  
無慮數百門塾之人生徒之繁藏書之富扇服之美  
善盡矣美盡矣更未讀先生集等所著中庸何本八  
學何本乎文集未觀乎詩篇未看乎考證別城記身



鑿磨光利并庵西河議去却退歐北竹槍相悅悅  
文明春秋謹嚴左八浮誇汴秦跨漢直一在八大家  
舍此咀李咳唾化為珠璣獨恨胸之錦繡不能鬻市  
取利詞之命下不得質人占息言未既度仰壁大笑  
局々然者久之拋錘撫腮把那赤頭掉一掉曰否々  
何給今乃君臣之藝之物禮制之盛以是言之以謂  
儒盛者固是也子則似以儒人言以此言之豈得謂  
歲夫德也者何倫人道而已矣其教不出於天也  
用齊倫之外傳曰仁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心之靈如  
謂之明德性之不偏謂之中曰善曰至善許多說話

要歸於欲教人為人而已便以斯文能瀦其身者謂  
之儒異哉今稱儒者口掉虛舌身無實行言不顧行  
行不顧言說之窮年徒極繁說繁有費大言壯語綴  
愚人予以道為威而予以人為威人豈得謂威乎哉  
但其人多矣富矣德儒善讀字矣善講書矣糊益此而  
已觀彼輩所著述者例皆明德新民章句異同之論  
不足讀也大言夫學庸之為道也在明吾明德與致吾  
中和而既已明之又欲使天下之人亦明之正心誠  
意者明之之工夫既已致之其效使天地有位使萬  
物自育致之之工夫始於慎獨執言此是王公之事



士人之家與天子之天下同無籍兒之躬何異乎士  
 大夫之家設使此見明其德致其和居知其體中夫  
 下胸中天地平而且位為今儒人一有欲使明之而  
 平致之而位者否世儒弊到此地不去理會大言之其  
 所貨殖而辟焉貨殖猶為其所好色而辟焉辟於辟於石  
 開庶幾水以辟於穿鑿無微辟於飲食食而不辟於詩文文而不  
 只言有財有用楚國無以為寶唯錢以為寶俗語  
 予嘗謂明德中和固非世儒所曉得而欲得也庶幾  
 教彼輩纔首察自欺慎獨之語耳此亦足矣此亦足  
 矣大言夫天人合一天地與我呼吸一念微動即通

感人則自欺欺天也不慎獨者不慎人也矜色張  
 大言鼓舌隱心之欲私心之愧君子視之如見淵  
 天神臨之在其左右豈可不畏而慎焉乎其於論  
 最極穿鑿忽聞駒聲聲坤々看時乳婆惶急懷刺  
 來請曰每每煩擾願一則親方睨曰乳娘吾嘗見  
 得矣昨日昏黑在橫坊備離立密語不知談何等事  
 其人誰也婆微笑不應而去  
 更攬清泗曰其於論而最極穿鑿徒誇談博曰某  
 若是曰某詳如此非甲是乙臆斷折之猶如管  
 上排百貨品物菜蔬肆頭陳一百草蔬調如存



人善之所謂博文者非穿鑿之謂也大人能格君心  
非今世儒服者果有能格之之數人歟寡人有疾曰  
好色反服女族曰好貨反服方金謹對曰大王為之公劉亦然  
此些疾病何害於事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賦斯民賜會貸斯商貸  
與商謀之而商不辭則是可為也弟子曰願聞先生  
之志曰妾者安之諸侯信之富商懷之田舍里長必  
有學問如吾者焉不如吾好穿鑿也克明俊德允執  
其中是書教之大目審是等語而已古今論篇貞  
辨序書生常談無用今日樂而不為哀而不傷聞者

說中思無邪勿德明矣可惡而惡時中也子夏為謂  
禮後予予真所謂切磋琢磨是古人解詩本領區々  
何論字句間陰陽之謂道門階而潛可躍而躍  
以陰陽消息觀人事進退要欲教人元亨如天爾人  
如天而人始得為人也識卑者泥象數見高者泥和  
理澆魚用客象數可求無益於進退神陰人陽辨  
而一陷則泥々則偏或至無用於人事也臣懶職  
懲春秋越意說此而足禮或成漢人手前聖讀之益  
亦居多何如不講儒人多不講禮老莊諸子或言  
可取然專之亦非儒人業如歸非則誤人害事孰言



人君必讀之書弗思之甚也。廣知見於今無廢勵精神，下忠孝事蹟，史不可不讀也。而人讀之，皆不遍細憶其事，以與人談之，示自己強志。此而專之，非學問之道也。況乎輒近穿鑿之書，為永書一冊，驅睡之具，耳獲此珍之生，生或惡睡乎？蓋不欲夢見周公也。師已忘之弟子如何？不然十三之經未解其經，走後人，數書繩頸，雖股終夜不寐，以困無益，不如睡矣。其僅知讀書作文，不知世有人自謂英雄，豪傑，我才足以名天下，自高踰度，自生過分，斯子多是村兒，不事此之，則上豪之弟不然也。亡命浪人不

然也。庸醫子姓，切識大成論句讀，謂醫賤業也。賤者自士大夫之貴而言之，不知今儒業賤，更賤。醫者人間司命，其有用于世，天下莫急焉。然不善之變，自以為是，擲心幹藥研，使三世傳來藥籠，卒曝骨董，痛夫揮肩子，誣高秘，浪士本色，售儒敗俗，不知醫之善，乘邦之本之農，不作田而作詩，賣牛買刀，脫鞋贖袴，頹然一書生。未及先生似士不士，為尚非商醫，深夕農氣如生，多是類寺院士輩。比真命國主華士流者數勝其心以為天下莫貴儒，焉偃蹇脫世，倨傲陵人，蔑視王侯，非羨佛，甚至議國家事，退而省其私，治遊，故肆，為



狂一斗倒壺非讀漆書鴻門之會。叙舞驚隣其及窮  
乏典聖經。無忘憚就人借金假而不反。曰四海兄弟  
督債門急請貸得志他日大報。官儒門身得志  
不道教言不窮迫已極  
遇蹶三三之旅三三蓬飛萍轉流惡四方書生道義  
之尊變為贏世敗俗之物豈可不謂大哀也哉。要言  
畢大息。言生時水全氣  
林世之流

客又問曰。今儒既得闕命。古人何如。曰。見道者亦罕  
矣。查以予所聞。藤樹先生伊藤氏。諸事執人而已。但  
開藤樹學。以見何早也。學老舜須依孔子學。孔  
子須依子思。子思須依大言。其地如。祿翁徒學則何矣。持

矣。未知心術何如。及至近時。豪邁羣落。故縱輕薄之  
徒。駢書嗣出。儒人墜地。弟子亦不  
能起不幸其能讀字。世輒錯  
呼為儒。儒風之惡。類靡矣。極大運循環。墜風將揚。然  
宿儒先輩。無氣力。天下無  
剛力識卑。則外在內柔。固不足  
言。識崇者。身無檢束。事多耽畧。飲酒罵人。忘世愛  
林。要亦非真高也。彼宜封要錢太守。此當任。將  
軍。假面弔袋。債手屠猪。其餘皆是。飯囊肉袋。嗚世  
無真儒也久矣佛士亦然。教者溺論。禪者墜空。一心  
三觀。觀不得。九年默照。不故先替素。六日彌陀。於淨  
土秘密。祈禱唯福。其身念佛題目。縱令有成。佛之理



平生諸惡，奈恒沙之多，持戒不<sub>生</sub>慈心，一番或盡三日之食，一粒米，如須彌律家之腹，亦大矣哉。嗟夫，三界萬靈，一切衆生，將欲濟之，度之以教，到于那<sub>有</sub>光土，是<sub>是</sub>教尊，大慈悲心，苦行捨身，博施濟衆<sub>亮</sub>，子孫何物，殺身成<sub>仁</sub>，今僧孰能此心，為心飽食暖衣，遊手居世，弗復如彼，履<sub>二</sub>渡舟子，苦辛操持，日濟千百人，若有功德之在，紫衣珠拂，美則美矣，記念國<sub>國</sub>僧，則僧止半畝，開田與<sub>谷</sub>訟，百八<sub>頌</sub>，僧與<sub>魔</sub>，夫不立文字者，達<sub>六</sub>別傳，諸宗僧侶，今<sub>二</sub>舉教外之教，一尺之書，或不能讀，繞以<sub>臆</sub>誦，先師口授經文，塞為僧之

責小僧為不<sub>善</sub>而論語之論字，亦不識曰：儒者，我道之一教也。何讀其書，未嘗首躬在於君臣之懿，刑政之美，儒道感世中而浴於德之可仰，烏不<sub>養</sub>妻食肉，首<sub>終</sub>其道之制，非<sub>必</sub>之妙，听也。守之為僧，亦易也。哉。然次氏有言曰：皇國可<sub>稱</sub>神書者，三種神器是而已。三種者，即知仁勇乃<sub>教</sub>之莫如<sub>中</sub>庸者，善哉。言乎神之為神，豈異神乎？次氏見之，謂之<sub>仁</sub>神家見之，謂之神儒者見之，而謂<sub>聖</sub>謂神佛亦在天地間，神亦在天地間，而弗得出於一陰一陽，闔闔呼吸外，便是一切衆生具<sub>仁</sub>性，而天下生靈備<sub>神</sub>理，神豈遠乎<sub>仁</sub>豈



遠乎誠之不至，德之不明，卒終於遠也。已儒人秋氏，無誠不明，是心學不二講之所以行也。國學者流，亦爾々考證穿鑿窮力，訓詁神理，則置諸度外。善歌者不復見，感天泣鬼之誠，但取風月之興。古今詩人相似，近日詩風萎蕩，纖弱輕薄，讀之嘔吐，詩志也。詩人胡不作吾詩曰：唐曰宋見既卑矣。宋未嘗詩便與俳歌者流亦不甚異。烏世有俳人者，以國字屬聯句，瑣々小伎以為獲玄珠，自滿自賢。明謂天狗片哇未窺海若之家，其心以為治天下具之想，宜哉其滿本係無才無識，不能讀守輩，意懷華雌黃初學之句，原無着落，究

竟可解不可解，物宜矣。商不可解，人惡能為可解，辭如以不可解為可解，天下何物無不可解。夫俳句者流，自連歌而連歌原出於詩之聯句，賦得車事愈下得愈多，宗匠門戶比學上高，教等子每為貪書生言之浩嘆，聞前者愚輩相議為芭蕉建祠疏之于官，官令口無功德於民者何用奉祀，愚輩閉口而退，然其盛行于世也，上亦為之大夫亦為之，而或閱有侯而亦學焉，豈不哀哉。吐不可解之言，受不可解之教，如得燭點，亦為得鬼首之思，要被他愚弄，自然猶如古俳人之句較愈今詩人之不可解，不可解，不可解。



好茶事此亦畢竟不可解物客曰茶始何時世能識  
否曰奈何不記談入港會有一丁男携茶語標紙至  
揖親方直向壁間黏看紙去客皆注目言如可茶  
橋等彼亦明人真落語家標魁衆舌聒雜翁色甚  
不悅數檢食烟且候舌定

風波稍定翁惶忙說出曰類聚國史云弘仁六年今  
畿內及近江川波播磨諸州植茶蓋此為始爾後中  
絕至建久中秋采西自宋歸齋茶米種之於近州振  
春山嗣種十梅宅種十字治應安中徽苑相國嘗  
茶世於是十成尚之而東山相公合茶人珠光者

講定茶儀及豐臣氏千宗易史修飾之爾時賢將  
英帥二咸為之然文室并人限客以數蓋亦託以為  
調密策之地非真嗜而樂之也玩物失志甚哉嗜之  
溺者或至以身不換一器此徒徃々身死絕後爾來  
世好之者皆溺焉善乎村瀨氏言膏梁之子籍以掩  
其拙千金買一盒百金贖一甌互相銜誇其於品水  
揀芽則茂如也古人聞以茶今人以器真然矣今且  
以今所觀而言之前人聞器今人聞利今稱茶人者  
多類骨董家且聞以滋味飲食之徒君子鄙之哀斯  
若愚以器誇人以鄙為韻親方促曰復臨次快蕭聲



曰談熟矣請從大夫之後親方曰非敢後馬不進也  
呼更爲高妙也 叟曰親字不可使坐隅何日而學耶曰不  
之報即之也 曾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親方曰去歲偶見繁昌記者作者曰靜軒信士彼何  
如人書是甚書叟而曰彼哉彼哉非信士也居士耳  
猶謂慶士非仁家居士也彼則編號紙尾謂此等  
相撰多有之之人那足掛牙且彼必撰事種雜文  
極輕薄是稱官者流之言如此也鄉黨自好者不爲  
何況儒人何況君子哉大學何本中庸何本經說子  
史之言以無用之心必有用之材豈止聖人之罪人

今儒人之罪人也弗知猥雜爲醜弗知輕薄可耻方  
彼荷禪儒者更卑一等大人問彼某藩浪士不能筋力  
之勞以賣大福餅無口可糊故乃售似儒之業非而儒  
中南郭其實不能善讀字也况乎考證穿鑿要亦不  
可解人嗚呼噫嘻顧豈止彼儒如彼矣亦不可解似  
如彼矣亦不可解真難解真難解天地雖濶何無一  
人可解也猛者一小廝走來呼叟曰家爺刺未乎書  
膳將乾速歸叟顧曰歸去來兮書膳將乾起向親方  
曰一餐來勿退次親方隨目之曰叟嘗爲不可解設  
墨水櫻花



江流一碧自西北來截界總武直走于海富士拔雪于坤筑波挿玉千良千里隔空雪玉遙々相照是此間大觀也一船載酒宜乎觀月納涼固也宜于雪則平疇疎林宜于霜則渚蕭岸楓寺宇叢祠宜于落葉之時風帆往來漁舟出沒宜于斜陽于曉靄綾瀨幽邃有宜聽蟲之名此江都第一勝地四時異景早晚改觀雨之淡粧晴之濃抹其奇其妙非吾拙筆墨可得而狀也伊勢物語云立江上而領望則尺覺來路之遠篇師從且暮便上舟渡水爲吳帝人動悲意會見水鳥浴流鶯啞並紅門之曰都鳥是也悲意二

字索真可想曠原為都之後築堤植櫻漸為繁華今則單上野架飛鳥如御殿山造置諸下流花時雜道亦復為江都第一若夫白小已孕新梅粧梅掃迹春風暢和薰暖因人數里長堤櫻花滿望淡々瀟々雲暗雪凝偶顧西南則或訝風伯好事吹富每千斤雪落來東橋至木母寺之間遊人如織只見筆蹟師匠率羣弟子童男童女一連數百徐福求仙藥于東海人間後見鬼子母神一人擊折爰以敬行行松一色皆戴剪花誠齋有句一人々挿一枝花豈為七百年前預寫此間風光乎兒女欣喜戲嬉忘飢終夕



落花齊飛，蹀躞與蝴蝶共一機。又見宮女，綰伴翠袖  
披霞，宮鬢雲靚，絳羅服競冶，開妍各自窺。此於我  
中老尾上，其以女有見院親花間，肚裏暗祈，撞着三外樣男  
兒，優人圍十又有擬大石義雄，藩士輩步々以踰扶，醉於  
声妓之肩，楚而歌曰：櫻兮櫻兮見，詠乳兮乳髮  
乳如麻，古色儒人腰佩，瓢酒冠者之皆，行厨任重童  
子六七行，詠先生惡詩，今揀僧流身，穿雨衣，大發  
發諸齋，空童之手，上人頭上飛，花從起野，金後金  
夫之遊，田舍爺娘為馬，食坊人導，一日遊遊，蓋遊百  
年性命，子因錢高，亦不得不為珠盤珠外之遊，驟見

人羣狼狽兒，女滾倒，一道黃塵，眯人眼花，鞭揚珊瑚  
馬噴珠玉，馬乘袴跨人，燕尾披飄，空則何藩殺風士  
輩，狂奔躍馬也，礼云入國不馳，又云塵不出軌，非走  
火也，非報急也，然使人親花於鞍馬間，使花沒乎黃  
塵裏，甚哉無情，在其謂之何，併藩士爛醉，先生惡詩  
花兒絃歌，並此間殺風景也，花兒隊々循行，茶棚強  
鬻絃歌，隨遣隨來，如掃落葉，圍花繞花，茶竈歲增，盞  
櫻花湯，妙解餘醒，新製櫻餅，壓倒衣圍粉，古風味古  
人亦言，團子賣於花，况肉乎况酒乎，飢與無錢，花亦  
懶觀，是屠沽所以日益繁昌，條鯉玉贖，一日候，方五



盤墨水酒名清醪一刻倒千樽器觀花料錢百刀擲於  
此為居士嘗謂使花有知一客數錢必擲之稅青年  
妙齡既醉以酒將更飽花於北里之月貴神速也不  
筭槁場渡錢二文花時增五四十八錢故買渡艇神逝骨  
顛促篤師云日且暮一葉快刀向渠爭先莫人弗動  
喜意喜意二字繁華可想嗟夫使中將遊乎今繁昌  
地何如動悲意來何覺來路之遠  
友人文軒觀花一絕云玲瓏世世玉龍坤一序銀葩  
風裏翻略記去年寒岸上扁舟醉雪倒芳罇阿漕道  
人有墨陀八詠其月夜云早起上堤難買醉畫行多

伴覺吟思不如獨夜江天月有酒有詩花始奇梅庵  
主人水神森後在太母寺一律云獨避長堤塵跡喧社頭  
藉草坐黃昏波光遠映垂楊岸人影遙連古寺門烟  
抹紅雲雲十里風飄白雪雪千村撲朔春色難描就  
欲喚扁舟沂水源  
勝地自古罕佳作矣呀錄數詩雖佳作乎亦為足妙  
寫其勝云世間言之蓋亦惡詩自花言之蓋亦微景  
雖蓋然乎居士素不解作詩則果惡果殺未知其何  
如弟欲借此以補予拙筆寫勝而寫不足枉景而益  
不得吾果惡吾果殺者也



木母寺有一墳墓世傳梅若者以某年三月十五日  
死于此所因葬焉乃是日雨則都俗謂之洪雨仙隴  
道人有詩云梅子塚前春欲空落花泥滑一堤風流  
鶯尚似傷當日數轉聲寒淡雨中或云梅若者非公  
子而世所謂云々者全非

瀕江多別業曰何隱居曰何園莊鄰園多書法曰何  
亭曰何樓居或名樹園或名花香醪以名書畫以名  
木母寺存梅兒名蹟三圍祠尚其用寺名題長壽寺  
門始闕櫻餅之名秋葉社庭山名楓葉之秋鯉也水  
晶魚也皆此江之名物白鹿巖祠牛頭天殿並此間

名所也昔者秦始皇好名自琅琊立石明得意來立  
石記德和漢一河世以為風一鄙人謂予曰近年在  
々石塔殊多可供一懷石生而無旌斧斤琢之沙石  
磨之穿鑿鐫字破其大真勃吾得意以存名于不朽  
顧不亦以世之穿鑿學生耶非歟穿鑿自毀不復似  
古之學者琢磨以德而養其天爵居士六欲二大石  
記得意一以建之于富岳頂上一以投之於東海淵  
底無錢未就可嘆哉雖然此石也此居也此樓此園  
是亦繁昌餘波漸此瀕耳

街輿 附猪牙松



前人有句云前雁高鳴後雁低高低相喚度長堤唯見尻動不見脚動使人無足而飛行于天街首街頭肩輿是也其雄奔羣集中巧避妙讓肩以撥群真上虛邑縱矢追奔奔逸絕塵衆皆仰尻瞳焉不知都人奔事何多如此何急如此東郭西橋奔走如烟南坊北街經緯如織十而不馬借此急脚上何憂事信而不錫買此急尻參何法會買凡僧本橋夫貴駿足也後天凶也以白少笑五十以軼前幾為雄走而禪解則身走于結繩價猶妙或蹶或躓躓血雄走不遑拾爪其家計程定值雖此駿足非特貴也值同凡異問今以

駿鳴者曰赤岩曰十字曰何曰何駿相軋云城門店戶開閉有限毫厘之差或致十里之謬乃兩肩四脚外更加一肩更增四脚數里一瞬刻期往返此則與彼大儒肩輿徐而此者異為客以快為妙自有轎夫擇繁雜康莊呼叫嚮之木無定值如遇野夫值低約駿走數百步脚力漸軟中客自中促然脚愈緩曰官欲疾請益些值客曰唯蓋法脚便健矣未數十步後緩又請曰諾蓋手數步又復請客不肯矣夫乃乘之曰官富貴何論些錢走問走字言得君子周窮不繼富惠之客怒曰自此下步夫不敢許假怒激爭住矣不動莫乘



惟客不知所為竟聽為脚即健極健詩所謂其慮其  
邪既亟只且者轎夫有為記曰元祿年間官始許  
民輿行然其數僅百自非老疾病客不許妄載爾後  
漸成有命停之夫輩暴失產途多乞兒官愍遂  
復前律事在享保九年天保之今於斯為盛此六繁  
昌之一肩何物與之肩隨猪牙舩是也

無足而行非輿則舩然館舩屋舩並水遊之具行則  
行非飛也頃頃齊飛猪牙是也飛則飛然水陸之異  
彼安此危脚亦較讓一步是以居第一流猪牙何蓋  
以舩名之而其步則兔兒走波也似右兩國絕深川

踰淺草達墨河泛々其景中心漾々肩輿則兩尻四  
脚猪舩則單楫又臂其用半彼其飛與之上下如二  
三之何必肩隨因憶所嘗閱一舩兩楫往時無禁乃  
都人舟行非取急而故二三之數楫俗下徒聞豪華  
院本吉原雀曰二挺建三挺建都俗數楫以挺前日可證  
館舩者本富豪之物且其用繁限州火納涼之館屋  
舩之用特居多下祀于雪于月于虫浮於墨河棹於  
綾瀨本所羅漢龜戶天神載絲竹以行若佃島若木  
場或換釣舟之任納涼烟火固其職也若夫納涼州  
花之盛舩料踊貴不啻三倍茶舩任舟於島乎出而



充遊船之役然猶非吾貧諸生所買及生們陸沈親  
當西臥皮矢石間不能橫觀賦詩也噫  
館屋遊舟之萃茶任漕船之豐人皆以知都下繁昌  
或不知尿管窳船大且多而繁昌胎乎屎糞一日百  
漕送之郊野瓦成環江都數十里之田土臟穀膏宜  
矣武江水族肉肥味厚實係屎汁浴湯餘流所浸因  
思人之生於繁華地方唯知屎溲為糞未知所謂茶  
藜朽黍稷茂留草以糞田疇且至悲憫漕船浴湯百  
洗須垢穢流取以代糞苦哉稼穡之勞一滴一粒  
民之血汗天下農之為生也所愛田粟不過五六反

舟俗語三百  
且又 稻麥外且菽且菜八稼更穡寸盡地力自苦  
不給賃人墾馬不但此而已上國城漕加以徭役意  
以此苦以此勞卒歲之收不過十金以此養父母以  
此衣妻孥口腹何以得飽四體何以得暖人苟噉此  
苦孰肯恣宴樂取急肩輿諸船安然上之無足而飛  
無翼而翔也雖然繁昌土人之不無以弗知為貴之  
理若使人知之輻夫尻瘦舟子腰細且何以見繁  
昌腐儒或不合此味諺古歌今說常苦變漢上老人  
今尚往々有為醫原走病急於拯人不得不與也儒  
走說書抑有何急予嘗聞有醫者陸未聞有儒者陸



業解者名為陸禮云不聞性教為之本非也蓋上况更與以華

之六十杖于鄉未聞與于國禮不下庶人先徒有緩急之異

亦不謂不出一轍途夫子不徒行從大夫之後也今

儒人異此甲急於取威乙急於取錢孟柯教乘儼然每說

農邦之本然向此問之云我不如光圃四解不動吁其謂

不如固是矣但費之為農田之為田舉以託養可也

記問穿鑿以為諸侯之師舒之此之與以故言言不

聖人之罪人乎居士竊恐先生不孫五百歲之久生

無足而乞食于道路

郭門說空輿論夫苦之間債行人裁以出入乃予所

性典誦小斯嘗誇諸子曰無足而飛錢之所能吾儕

每夕無錢而飛而無足而飛是非君等所得而能也

予應之曰無錢而置外府令君等主其管豈孰與子

所能之難伴頭在傍曰是故疾夫恆者

三蹊樵夫有詩曰樵夫生計者可歎赤脚奔身還踏

寒一醺飽憑詢士力那厭曉確行路難窳無一物心

無累無物無我意自安載得囊中爛醉客醉窳全忘

父兄責釣々睡熟夢方嚴醒者不知誰者後天豈

醒醉客夢為憐醉窳擲金帛輻夫能守窳素即一禪

一笠以孤銘惟酒忘憂心知足名利常笑世成歎不



醉兩雪，嘗苦辛，解去昇來，手足龜前，若高，後者答  
半世肩頭送此身，一以芒鞋三尺泥，自道齒，有人莫  
懷君不見，見百般，壓緒人海，巷，蹉跎，轉軒，優，塞，臍  
宵，讀，隨園，輻，夫，詩，妙，寫，其，樣，今，記，樵，夫，一，篇，可，謂，亦  
能，寫，矣，因，偶，得，一，詩，自，知，惡，詩，殺，景，金，玉，在，前，沙，石  
在，後，前，雅，是，高，後，雁，是，低

曉鴉割愛，天將明，柳枝風冷，拂霜晴，輻夫，不營，別離  
切，雄，奔，叫，得，新，雁，吉，昨，夜，蕭，郎，喜，健，脚，今，朝，翻，是，眼  
快，行，身，心，軟，弱，人，脚，健，我，風，早，已，過，數，程，四，角，却，給  
醫門，使，口，梅，候，春，八，脚，忙，向，鵲，繞，試，與，中，慶，侯，門，獲

車，睡，輒，驚，一，快，方，書，兩，口，劔，青，囊，紅，葉，併，盈，々，輻，夫  
思，昨，流，落，妓，纖，手，細，腰，兒，得，輕，重，難，辭，客，難，擇，載  
鬼，爽，入，走，縱，橫，儒，人，難，輕，却，昔，重，不，重，不，威，學，不，精  
先生，在，與，何，所，見，不，見，忠，信，唯，見，名，虛，名，已，高，利，未  
實，自，覺，不，如，扁，鵲，策，一，妾，安，瞻，慰，老，境，萬，鍾，未，足，飽  
私，情，憶，昔，青，年，割，愛，日，不，似，白，首，窮，聖，經，家，姪，何，如  
院，妓，好，吟，哦，爭，似，新，雁，鳴，名，利，男，女，百，般，欲，先，生，甥  
有，愧，輻，生，輻，夫，不，解，百，般，欲，胸，取，之，塵，一，掃，清，人，間  
苦，樂，知，多，少，半，肩，輕，擔，代，躬，耕

藥品會



西洋人同狀如接而能察人事朝鮮蚺蛇長四丈余廣三尺余漢土玳瑁竹飛州

魚尾竹武州蔓烏頭蠻產堪達彌汗金龜城州產如黃金黃猫

朝鮮產大如犬而毛色如金其他品物一時雲集其數凡七千餘種乃坐

而目之指而斥之非這繁昌都內烏得非這太平世

為得不亦一大奇會哉要亦係會主厚志於其學之

所致然且不與彼書畫會同其實者思將欲用此藥

彼病而然欤何但此而已七千藥物如能辨其主治

而本草者則本草又不與彼橐駝師同其操也儒病

佛病無不藥為會主者誰吾友春水福井氏

春水米教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初篇多記名物而訛

亦甚多予笑曰吾非本草家又非橐駝師訛宜然矣

會一友人善文者至亦難予曰苦美子之文之孟浪

字漢而文之不漢予又笑曰倭人為漢不為漢者固

其所也居士者日本人也學聖人之道不學漢人之

文區々焉為必漢文為我文而已吾決弗能如元等

為真漢文偶然得意偶然走筆我慰吾為耳前日一

友六言觸國觸人者蓋六不少然予豈有意於觸

而觸乎亦偶然爾我非為觸而人以為觸雖則觸奈

觸哉且思其無所病烏有所觸有其所觸必有所病

也古人言石猶生我居士謔言幸得藥其病雖世有



疽我言者我何病乎二友笑而去

堯庭生草周田長禾太平之澤草木繁滋呈奇狀拔  
異樣世有所從尚矣寬政年間世甚變百兩金寸莖  
千金不啻百兩金今日好萬年青都下皆是也閑去  
年紀州人攜一異莖來莖大如著上頭半白初鬻之  
十金未數日又轉賣之七十金既而或乞以百五十  
金買之其人不許歎之於一大諸庭而得二百金云  
思夫自非繁昌間彙歎與太平世侯安見彼賣此買  
之若是乎可謂簡遠太平之萬年青矣

江戸繁昌記二篇終



